

■综述

#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当代蒙古族诗歌的诗意中轴

□崔荣



行进70余年的当代蒙古族诗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诗意的中轴。观照不同时期的蒙汉双语诗歌即能发现,其中都暗含着强烈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十七年时期纳·赛音朝克图的《我们的国旗》《红色的瀑布》抒发出强烈国家认同感和民族团结意识;在新时期,毕力格太的《烈马颂》赞颂蒙古族飞扬、倔强的民族性格,认为“党的民族政策的绚丽朝霞,给烈马披上了金鞍银镜”,烈马才能昂扬前进。阿古拉泰2016年发表的《百年寻梦》写到,“党和人民手挽着手,将圆一个民族的梦/一道绚丽的彩虹升起来了,就在苍穹的头顶/飞身上马吧,草原风雪早已擦亮了我们的眼睛”。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蒙古族诗歌中的存在向度、美学风格、诗艺实现路径,有着意味深长的丰富性。巴·布林贝赫的《心与乳》用滋养了蒙古族生命的洁白乳汁,象征与新中国同时到来的爱、自由和解放,对爱国热情的表达,显得别开生面。巴·敖斯尔的《举重者之歌》写“生命的一切呀/在祖国的土地上成长”,“我倾注我全部的爱慕/热爱我的祖国”,爱国激情的抒发有着英雄史诗般的壮阔和内在回旋的节奏。在全球化语境中,海勒根那的《额尔古纳的早晨》写到,行走在额尔古纳河畔的“我”,看到历史和现在的交集,看到世界之中的祖国。诗风有着与蒙古族精神相匹配的盛大气象。在诗艺、诗风的流变与恒守之中,文学本体性得到坚持。蒙古族诗人以极具民族根性和文化底蕴的诗歌,拓宽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诗歌面相和表义向度。70余年来雄壮的蒙古族诗歌河流,万川归海,指向作为母亲般的祖国,成为培育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纽带和凭借。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当代蒙古族诗歌中表现强劲,有其政治、历史和文化的内在依据。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体性表现在,新中国成立后,各民族共同纵马驰骋,齐心协力铸就历史,交融互补创造文化,并肩培育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精神。全国各地在经济、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深度融合,是由历史行至当下仍在不断强化的现实。这深深影响了蒙古族诗歌的题材选择和艺术处理。

这是一个文学事实:70余年来,蒙古族诗人在创作中从未将自身民族作为封闭单位而忘却祖国大家庭里各民族的团结互助历史和共生性特点。巴·布林贝赫的《北海公园的两条海》里,汉、藏、蒙古、维吾尔等民族的兄弟姐妹一起欢游在北海公园。阿古拉泰的《一棵草紧挨着另一棵草》以并肩长在牧场上小草比喻民族团结,心手相连,哪怕风雨袭来,“没有一棵小草离开过深情的牧场”,对祖国执著、依恋而又忠诚的感情以深浓的诗意表达出来。

蒙古族诗人们诗思开阔,他们在诗歌实践中从未“只论一体”,而是不断吸收来自各方面的诗歌资源。他们在诗歌创作中辩证对待了“一”和“多”的关系。在诗歌的思

想、题材等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蒙古族诗歌的丰富性,诗人们以广阔的视野书写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发展,抒写人民精神风貌的改变。这就是“多”,体现了一种丰富性、多元化。但在这其中,又有所聚焦,那就是一种鲜明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我们可以举出更多的例子,比如《我们的国旗》是纳·赛音朝克图及其抒情主人公目光所向;阿古拉泰的《黄河,我有一个梦想》写各民族如亲人一般;白涛的《呼伦湖》里,草原儿女为寻找母亲,一生盘桓在东归的路上;勒·楚伦巴特尔的《我是祖国的孩子》中,表达了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在诗艺的具体展开和创造性发展上,当代蒙古族诗人同样较好地处理了“一”与“多”的关系。蒙古族诗人从未放弃自身的民族根性,这并非一味强调差异,而是以区别度带来全新的艺术经验。对中华传统美学的继承、对民族文化基因的持守、对世界各国文学经验的借鉴,构成中国文学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动力。

从诗歌意象来看,“骏马”高频出现在70余年来蒙古族诗人的诗歌之中。从纳·赛音朝克图的《狂欢之歌》开始,为新生祖国感召的“鬃毛直立的轻快的马儿”就在“竖耳驰骋”。巴·布林贝赫的《命运之马》中,马儿“朝着金色的背景,昂首抖擞长长地嘶鸣”。阿古拉泰的《骏马飞奔》《草原的黑骏马》写草原骏马骄傲飞奔“在祖国沸腾的大地上”。这匹极具生命力的神骏奔驰在几乎所有蒙古族诗人笔下,为诗歌的诗语、内在节奏和情境带来了速度和力度。

“草原”是所有蒙古族诗人的精神原乡,诗人们站在草原表达对祖国的祝福,也以草原为准绳看世界,更以生生不息的草原自况。比如,毕力格太写草原“容得下十万匹骏马”,暴风雨之后“生命力更强大”。这一不老的形象内蕴生命精神与民族性格,已成为内蒙古文学的重要景观。

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我们国家具有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整体性。每个民族都在时代进步之中适应着社会的发展。在巨大社会变迁下,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在蒙古族诗人笔下有生动的呈现。

纳·赛音朝克图的《第一代蒙古族钢铁工人》记录了“手操套马杆的牧民”变成钢铁工人的过程,这也是中国钢铁工业在少数民族地区崛起的具体而微的记录。哈斯乌拉在《额吉,你听我说》以儿子向母亲诉说的体式,写到城里开饭馆的牧民,以祖辈坚守的诚实站稳脚跟,记录了在商品经济大潮中搏击的新牧民的矫健身影。

依托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依托于内蒙古这么多年来来的蓬勃发展,内蒙古诗人在面对世界时,有自信、有气度。阿古拉泰的《来自东方的翅膀》写访美国对检察察时,内心温暖友好:“我来自东方一片绿色牧场/五千年的文明掬一捧奶香”。乌·纳钦的《佛罗伦萨》写古城

的人们“忽然谈起但丁/又忽然忘却”,批判当地人对自身文化象征的忘却。这皆因诗人们对中华文化、对本民族文化的深刻认同。也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整体性存在,对70多年来时代巨变的全然观照和精雕细摹,才成就了当代蒙古族诗歌的诗史性质。

在70余年来的蒙古族诗歌中,表达了一些来自本民族但又具有普世性的价值观念。比如,崇尚英雄,赞美生命向上生长的力量。蒙根高勒《歌王哈扎布》写骁勇的歌王,有着将少年爱情唱到暮年的伟力。海日寒的《尹湛纳希》写文化英雄在困境之中昂首阔步。满全的《大昭寺的午后》写英雄阿拉坦汗的形象穿越岁月风尘,“坚固得像泰山一样”。蒙古族诗人表达的崇尚英雄之风,与中华民族千秋凛凛的天地英雄之气息息相通,聚合成共同的信仰与向往。

从草原上生生不息的青草和历史长河的升沉起伏中获得启示,蒙古族诗人赞美坚强、豁达、坦然的生命状态。阿古拉泰的《像一棵草一样行走》里,瘦弱的小草生命力惊人,能在“石头缝里跋涉”,“雨来了,不打伞,风来了,就顶着风迈开步子”,极为坚韧旷达。斯日古楞的《草原盛开着这样一片鲜花》写草原上鲜花在雪花寒风中悄然开放,在“冷酷中笑得何等坦然”。不惧严寒风雪,心地如草原般辽阔是所有生命内质坚实的奥秘,也是生命生生不息的缘由。对这种生命力量的赞美,同样也与中国文学史上无数咏叹梅兰竹菊的诗篇有相同的价值信念。

上述仅是举了一些例子,这些共同性内容和价值观念,使各民族美美与共,建设兼收并蓄的共同体文化,共同的精神家园不断得到强化。对共同性的发现与表达,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诗歌实践真正实现。

当代蒙古族诗歌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始终强劲,这一现象也启示我们重新观照当代中国文学的内在活力来源。我国是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互动中相映相生、休戚与共,这是历史,更是现在和未来。无论是讨论中华民族还是讨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本质特征,都不能忽视各民族文学之间的互动性、有机联系性和共生性。这是理解蒙古族诗歌历史和美学贡献的基础,也是理解当代中国文学特质的基础,更是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基础。多民族文学是中国文学发展的有利因素和重要优势,这应该成为判断当代中国文学特点、价值的内在依据和基本共识。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当代蒙古族诗歌的诗意中轴既是历史选择,更来自于蒙古族诗人们对于国家的内在认同。历史终将证明,他们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付出的多方面努力,已华美而坚实地刻在历史的丰碑上。

本报讯 少数民族语言和各方言是我国语言文化多样性的鲜明体现。在今年全国两会上,不少代表委员提交相关议案、提案,建议保护少数民族语言,加强地域方言研究。

广西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省份,居住着汉、壮、瑶、苗、侗、仫佬、毛南等12个世居民族。今年两会,全国人大代表、广西民族大学文学影视创作中心副主任樊一平带来了关注加强少数民族语言传承和保护的建议。他说:“我国是世界语言资源大国,但目前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传承和保护现状令人堪忧,如很多壮族聚集地的少年儿童已经不会讲壮语。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传承与保持现状堪忧,部分语种的推广和保护工作因各种原因收效甚微,少数民族语言资源保护工作面临严峻挑战。为保护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保护工作,建议从国家层面推动并在少数民族地区通过立法、升学考试、公务员及事业单位招聘考试等环节给予少数民族地区一些照顾政策。”

樊一平在调研中发现,虽然国家和地方政府层面开展了一些对部分语种的推广和保护工作,但少数民族群众传承本民族语言的积极性不强,好政策仍然难以有效落地。随着城市化步伐加快,即使在民族文化氛围相对浓厚的乡村地区,也普遍存在“讲壮话会影响说普通话的标准度”的心理,家长只教小孩说普通话。因此,他建议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幼儿园、中小学校或者以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幼儿园、中小学校,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双语教学,并在其所区域参加升学考试时,在试卷中设置20至30分的民族语言文字试题。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在公务员招录、事业单位招聘人员时,根据岗位和职数需要,划出一定职位招录熟练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双语考生。另外,要加强对开展各类针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保护、传承和研究活动的支持力度。加大对民族院校的支持力度,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民族、师范等高等院校,设置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方面的文学、教育、艺术、翻译、广播影视等专业课程,加大民族文化传承保护力度,为民族语言文字使用提供“土壤”。

在广西,很多地方正在不断加强壮语、苗语等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工作。全国人大代表、环江县县长黄炳峰介绍,作为全国唯一的毛南族自治县,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这些年在民族特色文化保护上做了有效尝试。环江县通过分龙节等民族节庆传承民族文化,凝聚民族团结的氛围,增强了毛南族人的民族认同感。毛南族聚居地下乡的小学实行毛南语和普通话结合教学,并将毛南民歌、舞蹈等融入校园。让孩子从小接受民族文化的教育和熏陶。通过培养他们对家乡的热爱,激活他们学习的内生动力。

在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粤剧院院长曾小敏聚焦粤语的传承、保护和推广。据不完全统计,全球约有1.2亿人口使用粤语。粤语承载着上古汉语的遗风,悠悠粤韵,既是岭南文化的最重要载体,也是维系广府人的最重要桥梁。曾小敏认为,粤港澳三地同根同源,地域相近,文脉相亲。粤剧、相声、粤语流行歌、粤语童谣、粤语影视剧等岭南文化都是建立在粤语基础上的,都离不开熟悉和喜爱粤语的创作者、表演者和欣赏者。但是,粤语在传承保护与推广方面面临一定的困境,特别是新生代年轻人对粤语的使用不断降低,随之而来的是对依托粤语而存在的岭南文化的忽视,尤其是港澳年轻一代对中国传统文化与岭南文化的认知也受到了制约,不利于岭南文化的传承与推广。因此,保护粤语对粤剧艺术的传承发展至关重要。

曾小敏建议,由国家相关部门统筹协调,粤港澳三地政府联手,组建粤港澳大湾区粤语保护传承中心,拨出专项经费,统筹开展粤语的保护及岭南文化的传承及推广工作。粤港澳三地政府在推广普通话的同时,保护传承粤语,保留岭南文化的多样化。在学校课堂推行粤语课,制定统一的粤语书写。建设粤语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利用高科技技术,将采集到的有声数据保存起来并进行开发利用,不让具有特色的粤语方言被快速发展的社会浪潮淹没。加强对粤语的系统化研究,联合大湾区重要高校的科研团队开展粤语研究的相关课题及研讨,进一步推进粤语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挖掘其更多的人文价值和推广价值。

此外,曾小敏还提出组织举办“粤语流行曲大赛”“粤语童谣大赛”“粤语朗诵”等活动。重点对粤语流行歌、粤剧粤曲、粤语相声、粤语讲古等以粤语为表演语言的岭南文化开展宣传推广。通过开展各类类型的培训、比赛活动,让小孩从小就接触粤语,唤起更多人对于岭南文化的记忆和关注,进一步传承和发展岭南文化。(民文)

## 保护少数民族语言 加强地域方言研究

■访谈

# “我的视野并不局限于新疆,而是祖国的山山水水”

——访维吾尔族诗人、翻译家狄力木拉提·泰来提

□李丹莉

狄力木拉提·泰来提,是新疆维吾尔族诗人、翻译家,1982年开始文学翻译,翻译的重要作品有《福乐智慧》等,曾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翻译奖。在文学翻译之外,他还擅长诗歌创作,发表了大量的诗歌作品,其诗歌语言独特,充满活力与智慧。在他出版诗集《一路向南》之后,笔者针对其诗歌创作及背景进行了采访。

**李丹莉:**您的诗集《一路向南》以优雅从容的姿态,用简约精致的现代汉语表达,形成了属于你个人的独特风格。这本诗集命名为《一路向南》,这样的题目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整部诗集主要想表现什么?

**狄力木拉提·泰来提:**我出生在被誉为新疆塞外江南的北疆伊犁,小时候总是听老人们讲喀什、和田等南疆的故事,但都没有真正去深入了解过。2015年,我在南疆的喀什麦盖提县驻村,真切地感受到了丰富多彩的南疆生活,产生了很多灵感。《一路向南》是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书名是我一瞬间就想出来的:我来到了南疆,从地理概念上讲,我是从北向南走来的,创作时我从北疆的北部喀纳斯开始写起,一直向南,写到南疆大地。写内地山水时,也是从北向南,从呼伦贝尔草原写到祖国南端,表达一个新疆诗人对家乡、对祖国大美山河的深情热爱和歌唱。我眼中的新疆,美得豪迈,我的一切都是与大美新疆融为一体。在新疆,你可以看到来自远古的故

事演绎,可以触摸到风的足迹,感悟空旷带来的寂静。你可以用新疆之美铸就你的体魄,完善你性格中缺失的部分,支撑你的灵魂,拓宽你的胸怀。在这里,你可以活出自己的本色。新疆之美不只在地质地貌的多样性,多姿多彩的民风民俗、多种语言文字、多彩服饰、多样美食、多重性格以及多样表情的灿烂笑容,足以让人如痴如醉。在新疆,在整个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里,我们可以停留在某个瞬间,捕捉新疆形式多样的美。

**李丹莉:**您在诗集自序里写到,自己是信马由缰于多重文化之间的人。这对您的诗歌创作有何影响?

**狄力木拉提·泰来提:**在新疆,各民族在文化上一直处于相互影响、相互吸收、相互借鉴的互动交流状态。我在新疆成长,我的思想、情感以及审美情趣、文化内核,都具有多重文化背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是多重文化的复合体、混血儿。我从小在汉语学校学习,没有深入了解少数民族文化。后来,在翻译和创作中,就更深切地体会到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比如少数民族诙谐的语言、浪漫的情怀、乐观的生活态度。我们生活在中华民族大家庭里,新疆各民族间的亲密交流交融,早已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我们各民族兄弟能够亲如一家的根本。在创作诗歌时,得益于这种多元的文化积淀,多重思维下的诗歌也就具有了多重文化的

融合色彩。或许这正是我的诗歌不同于他人诗歌的主要原因。我曾在民间文艺家协会工作,到乡村收集民间故事,接触到多个民族的文化。我居住的小区,有河南、四川、广东、天津等地的人,我们在同一个菜铺买菜,在同一个健身房跑步,我们操着不同的方言讲故事,这样多姿多彩的文化融合相互渗透、相互交融,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重一体格局。这也是我创作的血液。我是多么的幸运,我就生活在这样多姿多彩的文化环境中。这种独特的文化融合正是我创作上的营养素。

**李丹莉:**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举国上下投入防控工作。很多诗人利用手中的笔,写下了大量的抗疫主题诗歌。您也积极地参与其中,请谈谈对抗疫主题诗歌的认识。

**狄力木拉提·泰来提:**在这场抗疫战斗中,我虽不能身赴一线参与战斗,但是我可以担当起诗人的使命。我想用昂扬的诗歌歌颂奋战在一线的最美“逆行者”,记录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见证催人奋进的抗疫行动。我前后创作了40余首相关主题的诗作和歌词,有的已经发表了,有的被推荐到电视台配音朗诵,还有一系列抗疫诗歌得到了项目扶持。这些作品不仅仅是情绪的表达,也是我深度思考的结果。我觉得,诗歌应该反映出时代的精神,而不仅仅是文字的技巧。不管用哪一种诗歌形式来面对我们的

生活、面对读者,只要站在时代的高度上,把自己的思考表达出来,就一定能够感染他人。诗歌不一定非得阳春白雪,用最直白质朴的语言,探索生命和生活的意义,是一个诗人应该具备的能力。诗歌应该敢于直面现实的生活,使用老百姓听得懂但又富有诗意的语言,反映出人民群众的心声。

**李丹莉:**古人常说,文如其人。据我了解,您在生活中是一个真诚直爽、乐观大度、诙谐幽默的人。这对您的创作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狄力木拉提·泰来提:**人生起起伏伏,难免碰到危机与困难,关键是以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乐观的人在充满困难的环境中找寻机会,悲观的人在充满机会的环境里看见种种困难。即使处在人生的谷底,也不该失去对未来的期望。我认为,能够在生活中找到快乐是一种能力,把快乐传递给他人更是一种情怀。我曾在一首诗里这样写过:“只要你面带微笑出门,别人就不会感到寒冷。”我是一个喜欢讲笑话的人,诙谐幽默不仅仅只是语言艺术,也应该是处世之道。诙谐幽默的语言就是一团火焰,足以消融彼此间的陌生与冷漠,给别人带来快乐的同时使自己快乐了。人生随性随缘,“随”不是跟随,是顺其自然,不怨怒,不慌乱,不忘形。我相信每一个搞创作的人,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创作中,都有真善美的尺度。我们走进了生活的深处,看见

了沟壑,但不必耿耿于怀,我们依然要对这个世界付出真诚和爱心。

**李丹莉:**您是新疆作协副主席,又是《民族文汇》主编,如何兼顾好工作、创作和翻译?

**狄力木拉提·泰来提:**在作协工作中,我要不遗余力地培养和推介年轻人的翻译和创作,希望文学薪火相传。我今后当然还会继续做翻译工作,做多民族文化交流的传递者是我的使命。说到今后的诗歌创作,这些年来,我一直想倾力打造一本自己满意的作品,但始终有种并不尽兴的感觉。现在,我的视野并不局限于新疆,而是祖国的山山水水。我从未停止在诗歌创作上的思索。我制定了相应的选题和创作计划。现在的我感觉特别好,诗情澎湃,陆续发表了很多诗。目前正在完成新诗集《101片落叶》,从广义的角度阐释生命历程。这里讲的“生命”并非我个人的生命体验,而是包含对世间万物生命形态的认知,这些所有的感悟都累积在101片落叶上,即101首诗歌。另一本正在创作的诗集叫《五维空间》,这是借助宇宙学领域的空间概念,把生命形态延伸到更高的层面。不同的维度空间里的视觉模式和思维模式都是不同的,我试图用这种方式解读那些深奥的宇宙学概念,把空间、维度、射线、黑洞、生命、虫洞、时空以及暗物质、暗能量等前沿研究,用诗歌的方式表述出来。也可以说,这是一本科科学诗集。